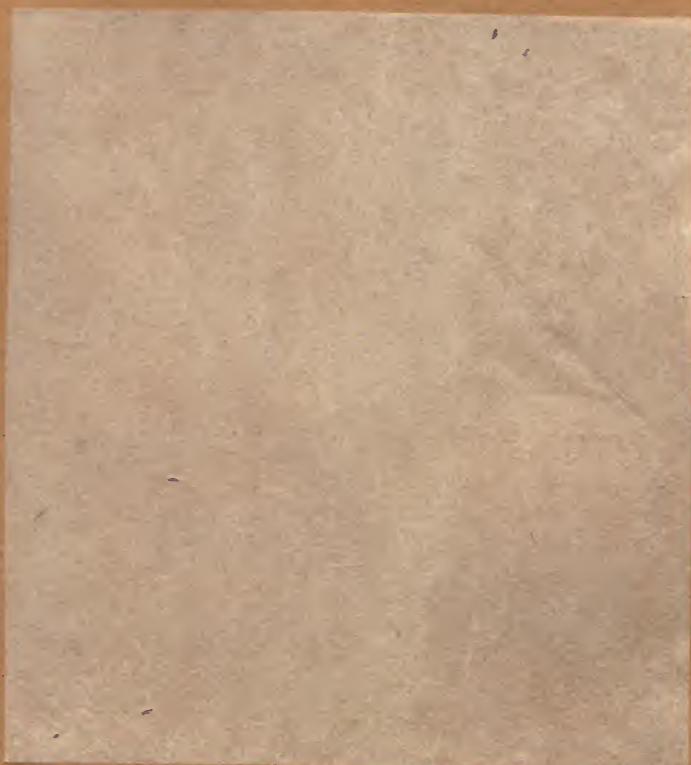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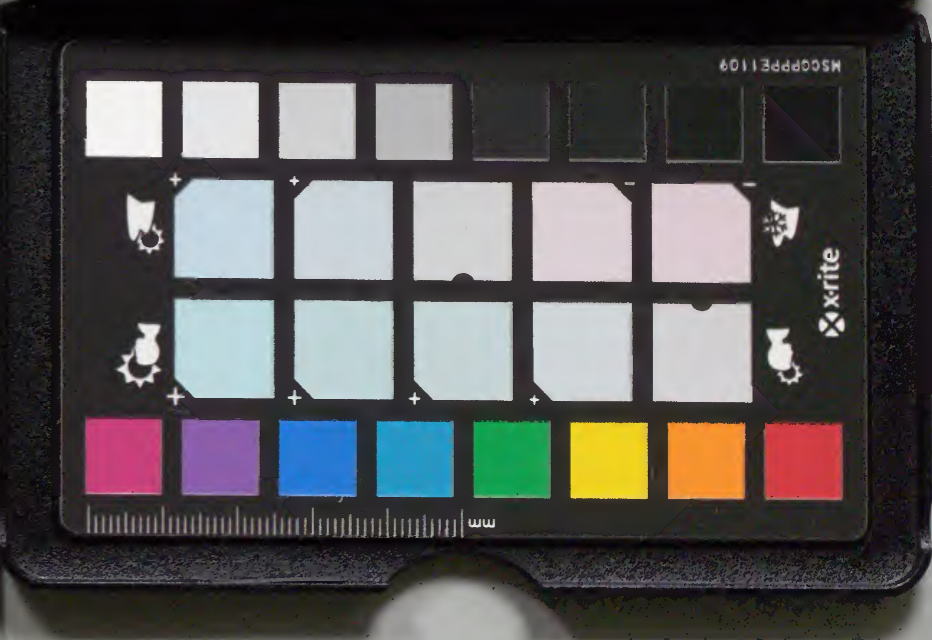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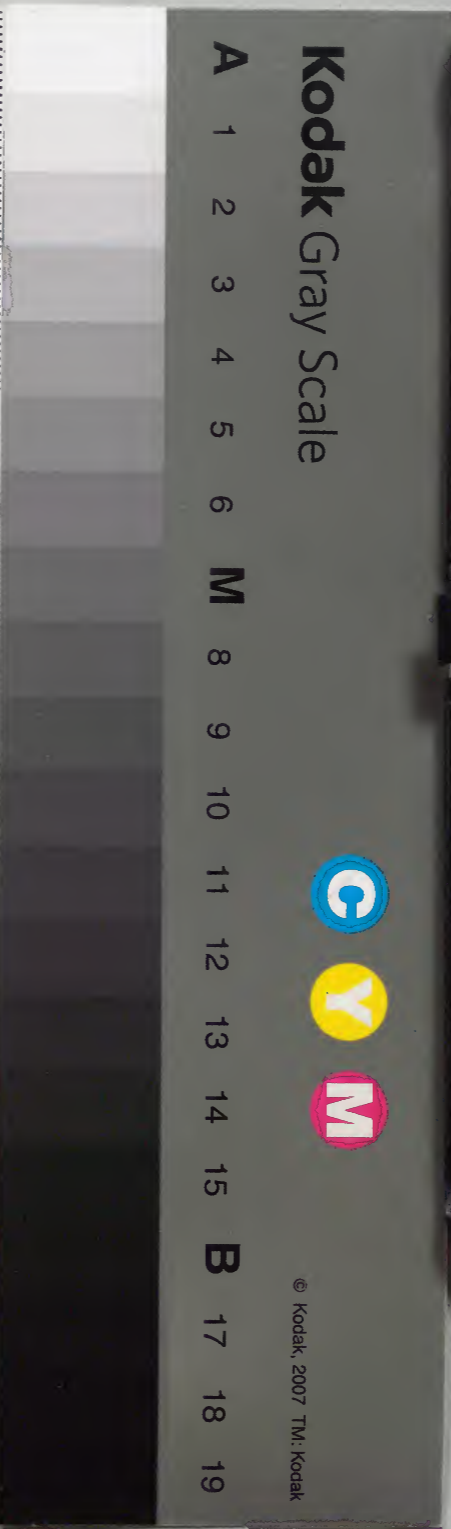
五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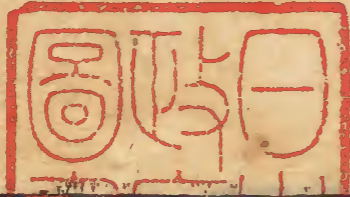
四之六



庫	交	閣	內
三九	二八	二五	二七
函	冊	冊	號
架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2)
函號	299 102





五倫書卷之四

君道

御寶 善行

聖德

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切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顯頭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

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
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
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
月而迎送之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
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

淺草文庫

五倫書

卷之四

君道

三册

唐堯放勳欽明ト志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巍巍乎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名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虞舜重華協于帝濟播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好問而好察邇言惡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諸人以為善
夏禹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
為度

商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筆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者不及○克齊聖廣淵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執中立賢
無方

周王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木邦克順克比
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克明德慎
罰不敢侮鰥寡寡庸庸ト威威顯民○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不天聲以色不ト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於乎不ト文王之德之純○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

五命

武王纘先王之年而配三后于京故詩人美之曰王

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乎成王之乎下土

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不泄邇不忘遠

成王祗勤于德夙夜不怠詩人美之曰夙夜其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漢高祖寬仁愛入意豁如也○有木度不事家人生業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

文帝恭脩玄默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明慎政體撝攬權綱量時

度力舉無過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

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

章帝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

者胎養之令平徭簡賦人賴其慶而又體之以忠恕文

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群后德讓

唐高祖僮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弘

遠寬仁容衆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後事未嘗

限以文法

太宗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進賢任寵厲精

為政求士若不及後諫如直

玄宗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寬仁孝友識度弘遠英武果

斷不拘小節

肅宗聰明秀異，有謀略，仁愛孝友，得之天性。肅宗剛明果斷，自幼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

宋太祖仁孝，豁達有太度，務愛養民力，削藩鎮之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三代而降，文物仁義之風，無讓漢唐云。

太宗親錄囚徒，洞察微隱，斷決庶事，日旰忘食，官廩簡省，且用儉素，布褐細條，內服絁絹，屢經澣濯，乘輿器仗，無所損益，抑祥瑞之獻，卻尊美之號，樂忠讜之言，徵遺逸之士，其於文籍尤所篤好。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在位四十二年，忠厚惻怛，所

以培國本者厚矣，謚之曰仁，誠無愧焉。

高宗恭儉仁厚，繼體守文，為首餘。

寧宗池臺苑囿，無取增益，府庫之財，未嘗妄費，常以愛民為心，每遇水旱憂形于色，御衆臨下，率從寬簡。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

元憲宗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

仁宗天性慈，忍明恭儉，通達儒術，平居服御質素，澹

喜征伐，不崇貨利，省司奏木辟為

之慘惻者又之

國朝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後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寫殿廡出入省觀存後廢絕游幸卻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

太宗文皇帝外嚴內仁而雄材大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誠待下凡所委用非浸潤所能間謹諛之人終見疎斥矜過誤畧小罪不以私愛蔽大惡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見底蘊臨機剛果裁制大事數語而

決與下人言開心寫誠表裏明白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實仁大度聰明文武閑遠之規乾剛之用帝皆兼而有之

仁宗昭皇帝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至性在儲位二十一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志圖治推誠任人每日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通貴諭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隆典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出入為務

聖學

商高宗命傅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周武王召師尚父太公望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瑞冕師尚
 父亦瑞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
 為戒書於帝之四端為銘焉○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
 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沮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成王受羣臣之戒作敬之之詩而自為答之之言曰維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列國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
 三王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絞時子斯武王

學乎郭對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
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
有也

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帝親臨
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其善之朝會輒令敷
奏經義

章帝初即位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賈逵
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又詔羣臣及諸

生諸儒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唐太宗身屬秦韃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

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

內學士宿更休聽朝之間與討論古今道前主所以成
敗或日仄夜未嘗少怠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

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
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又曰若不用夜親事之夜觀書何以為人君也

玄宗開元三年謂宰相盧懷慎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懷慎薦太常

卿馬懷素遂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
讀

代宗自幼好學樂善強記及長博通經籍尤精易象而

温恭簡敬動必由禮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及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
開元訓誠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金
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權幸慎微細
任賢臣納忠諫謹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節儉獎忠臣
脩德政簡政獮錄勳賢分為上下卷曰曰前代君臣事
迹書於屏風列之座右

穆宗嘗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經史何先放對曰學
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
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故

事亦足資其興亡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欲使
人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
者人倫之本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謹取
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時以
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治海內久安人知孝節氣感樂
樂之所致也帝曰聖人謂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曰
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初從世宗平淮有人詣之
曰趙某私有重軍數乘世宗遣人密之果有籠篋數車
令引入面開之唯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朕
將師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謝曰募無奇謀

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觀覽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太宗雅好文史於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有所闕發即進補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曰朕開卷有得不以為勞也

真宗嘗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下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若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擊時寧有倦息仁宗嘗命講官講無逸篇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遊豫侍臣初安國曰舊有無逸圖宜書于屏間帝曰朕今

欲坐席者聖人之言當置之左右又命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圖朝夕閱之嘗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以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修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喻析毫解縷帝獨意嚮堯舜三代昌朝以經開說所贊問皆道德之要英宗以述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呂公著上奏曰陛下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一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

庶便於省覽或遊息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且就月將
之一助也

神宗天性好學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帝正
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時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
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
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帝顧曰微子
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再拜
稱服明廢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嘗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
事不知何以消日帝曰看文字巖叟對曰陛下以讀書
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

之要在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
謂之勤願陛下特留意帝深然之

孝宗檢身不懈數御經筵留意講誦嘗語大臣曰人主
讀書寧知道雖知之亦罕能行之或惟作歌詩如陳隋
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亦知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
事皆下人傳旨事之是非反覆詰難猶恐未盡傳旨豈
能盡帝嘗御選德殿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讀之法
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思未嘗一日去手

皇宗為王時深慕秘閣脩撰朱熹之學每講官進講必
問熹說何如及即位熹進大學講義一日啓上曰臣所
進講義於聖意何如上曰其要只在求放心熹頓首曰

陛下天縱生知舉此正是要領願推之以見於行
理宗持身甚嚴雖三鳴往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
史終日手不釋卷幸以為常

元世祖嘗暮召平章政事不忽木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
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帝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
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

裕宗少從姚樞寶默受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饗
樞等及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每與諸王近臣
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許
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經等書從容聽言
之間苟有欠愆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

文宗嘗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
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矜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
艱阻視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
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且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
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

國朝丙午五月

太祖皇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
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官中無事輒

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吳元年九月癸卯新城內殿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待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書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謂翰林侍讀學士魯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其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禪實

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揚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太宗皇帝謂侍臣曰朕昨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學所致今之

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息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精
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
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五倫書卷之四

五倫書卷之五

君道

御寶善行

敬天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敷
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喙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敷仲秋厥
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朞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穽鳥獸氄毛

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商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譖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之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

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後士頒其爵列等綬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成王免喪受羣臣之戒乃述其言而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且監在茲○王初即位管泮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歲則大熟

宣王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

列國宋景公時榮惑在心懼召子韋問曰榮惑在心何也子韋曰榮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是以榮惑徙舍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詔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北海瑯琊二郡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主朕之不逮者毋有所諱帝素服避正殿五日

元帝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慮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來害飢寒疾疫

五倫書
夫不終命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
乏正事而已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
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
何言哉今方怨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
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
得言聖

明帝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
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
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求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
職事極言無諱

和帝永元八年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
思列憂憂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
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謹
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十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
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
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
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將何以救其各
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二年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

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
 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內
 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辜大今方
 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災省安輯黎元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貞世
 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
 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景
 公懼而修德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
 自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然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
 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
 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邪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令
 中御減膳奉常停樂仍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
 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帥許敬宗等奏星雖孛而光
 芒小此非國膏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
 朕獲奉宗廟臨御億地謫見於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
 戊辰彗星滅

玄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徹樂減膳命
 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
 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宜親君子遠
 小人絕女謁除諂慝所謂脩德也帝深然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

木救是又慧不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
是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
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慧出營室北呂端等言慧出
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甲
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乙未惠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
贖杖以下釋之丁酉慧滅

仁宗時講臣嘗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
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五事得則有休證五事失則
有咎證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脩其身帝曰人君奉天
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

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哉○慶曆二年五月旱
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
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
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
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帝曰此欲下詔
罪已避寢減膳又恐妨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
禱為善爾○六年三月朔日食帝謂宰相曰諱見于天
願歸罪朕躬卿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
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陛下帝曰
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皇祐四年
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憂戩子色龐籍等言臣

等不能變理上煩聖心願守散秩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以大雪神宗熙寧六年三月丙辰以四月朔日當食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其日日食不見乙亥帝乃御殿復膳

哲宗元祐二年旱帝曰朕涉道日淺昧于政治萬事失中以至于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早暘為虐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徒發非克已思道洗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協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又兩恒陰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

昧經邦之木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緜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即官以上言闕政○詔與十五年四月戊寅彗星出東方癸未避殿減膳命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決獄丁亥大赦癸巳堊沒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集尚書所言敬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觀省謂之敬天圖

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壬午太史奏來歲正且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命百司講行闕政凡所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世祖憂之夜召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錯天變之道奏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之為地限人則舟
 揖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
 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
 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
 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
 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
 海內又安此前伐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
 日食求賢詔世祖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
 詳論欵陳夜至四鼓世祖善之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
 地震日月薄食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

也因勅羣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皇帝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
 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
 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
 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其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
 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
 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
 為格天之本○吳元年六月又旱

太祖皇帝日減膳素食官中皆然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日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田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與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大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首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

罪宰輔有年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豪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盂進蔬食雜

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
 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
 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因體朕心遇災異或
 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言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
 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七年五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微鎮海瀆鍾山之
 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
 即征七載民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
 苦為甚方今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
 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為達上帝苟有罪責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詩曰閔予小子遭家
 不造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
 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康王為太子成王將崩懼其不在乃命召公畢公相而
 立之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於先王廟申告以
 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
 篤信臨之遂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
 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違海內不
 安四夷賓服斷獄稀少有治平之風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左右臣曰朕欲庶幾二祖

之道德風烈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翰林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宋真宗嘗謂儒臣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哲宗嗣位年益壯日以進學為益呂大防因推祖宗家

道降朕躬母為民災神其聽之既而大雨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乘於治理上累二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且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胡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羣臣曰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火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及躬省愆違違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法祖

商盤庚遷都于殷太家其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武王克商大告武成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不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高宗建炎三年夏四月乙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修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

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高宗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言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

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正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趙鼎對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行之事自然若合符節矣元世祖在潛邸因問張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施設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鑿諭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界於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武宗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

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仁宗御嘉禧殿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其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以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等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

億兆之福也

國朝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皇帝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下事前代皆嚴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遠

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臣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主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詔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更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至於政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太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適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戒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

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丁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正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聖孝

虞舜微時母死父瞽叟感於後妻而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避逃有不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踐帝位載天子旌旗朝瞽叟夔夔齊栗克盡子

道

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再飯

漢高祖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後帝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帝
 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帝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
 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
 亂朕親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
 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也諸王通侯羣卿大夫已尊朕
 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
 帝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仁孝
 聞于天下
 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竹對既寤悲不

能寐明且遂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
 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
 降席撤膳哀敬如初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
 終而後服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
 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
 有時得珍味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後方食
 太宗謂侍臣曰吾令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
 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
 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以奠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殆不能興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嘗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今數日不食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則變白汝之孝敬過

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及太宗崩靈駕將引帝號呼自投于地拔輜車咽慟摧裂大軍悲淚不能自勝
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壻垣西關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牛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
肅宗至德二載奉迎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帝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帝皆嘗膳然
飛龍御馬帝親選試然後進御

宋孝宗受高宗禪高宗即移御德壽宮孝宗攀戀垂泣步

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高宗麾謝，再三命左右扶掖以還。○至其十五年，高宗祔廟，詔曰：朕欲哀經三年，群臣屢請，以殿易服，雖嘗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大臣乃不敢復言。時羣臣皆欲以日易月而上之，終喪三年，斷自聖心，不為浮議所奪也。

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歎一粥，及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

悉遵典禮行之

國朝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三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御視。○命謚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

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_二諸王_一 皆感泣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待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

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

福利先親嘿然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_二強不敢凌弱_一衆不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

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十一年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 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

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

車駕巡狩並免禮

五倫書卷之五

五倫書卷之六

君道

御寶 善行

謙德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

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夏禹在帝舜時帝欲遜以在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

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惟之

漢文帝為代王時大臣既誅諸呂欲立之議曰太王高帝

五倫書

君道卷六

七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即天子位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羣臣皆伏固請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十四年冬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光武即位祝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秀猶固辭至再至三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太赦天下○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

而朱草萌生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乃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寶鼎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表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妄也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賜手詔稱卿論太

高朕何敢擬上古何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末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玄宗御製戒言六篇以示諸王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入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所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宋英宗居父濮安懿王喪時仁宗以儲位未建起復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詔下復稱疾固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貴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官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有輿赴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靜恭默無所缺為而天下陰知其聖德及仁宗崩遺詔為嗣子驚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乃即位

元仁宗當成宗晏駕時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之黨諸王
 閼闔出等勸其早正大位帝曰王何為出此言彼惡人
 潛結宮壺搆亂我家古誅之豈欲觀望神器耶懷寧王
 吾兄也大位當歸之○帝初即位平章政事李孟進曰
 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
 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久安庶幾天心克享
 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
 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願也孟愧謝
 國朝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并澤州
 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

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
 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
 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
 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
 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
 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
 可不戒哉○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
 而生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蓋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
 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皇帝曰草木之瑞如_○米並_○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帶之瓜皆是也_○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苟有過必無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維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表賀

太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_○卿雲之歌在當時有_○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

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徃徃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_○揚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二年九月周王橚來朝且獻駒虞百僚稱賀

太宗皇帝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
 之火如丁夫有怨豈得無仁丁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
 夙夜斯懼何可便謂也真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
 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
 朕更當加慎○十三年十一月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
 麻林國進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太宗皇帝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
 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
 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謹戒

虞舜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商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詔告萬方有曰茲朕未知獲戾
 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太戊時亳有祥桑穀
 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
 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
 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雊于鼎耳武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乃訓于上曰唯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求有不求非天大民民中絕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
 驩殷道復興

周穆王嗣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列國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予耄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抑戒使日誦是詩於其側以自警故沒世謂之魯聖武公

漢明帝永平八年因日食詔群司極言無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

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衰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宋太宗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戰也

高宗嘗言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便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

孝宗嘗詔講官蕭燧曰每見陸贄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朕亦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之

國朝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有未
 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
 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
 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
 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
 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嘗大宴羣臣宴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
 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
 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
 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
 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

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
 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
 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
 當以天下為憂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一家者當
 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
 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
 重豈可頃刻而忘哉

戒欲

夏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

疏儀狄絕旨酒

商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列國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
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利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擬妻無以邪樂妨正無以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
其華葉若此者有患勿憂有寇勿侮不知言者盟示之
楚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
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
國者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其還
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
獻○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官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當是
時後官賤瑇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
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
鄭衛幼眇之音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書列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曰不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
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堆奔騰險

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唐老孫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球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後勿復受獻

順帝時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珠玩不御而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封以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訛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

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帝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夫美麗球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它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素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

玄宗詔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綉服者復廢織錦坊

五代周太祖時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凡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帝笑而賜之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珠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官

宋太祖時三司奏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太祖曰為人臣者以此濟上之欲然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可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太宗時登州海岸林中嘗有鵲自高麗一夕飛至絕後號曰海東青夏師趙保中以獻帝曰朕久罷游畋盡放鷹犬無所事此遂却之

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為例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咎無窮之殺耶

元仁宗為皇太子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遺使

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賈人有舊美珠者近侍以為言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太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國朝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牀進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二壯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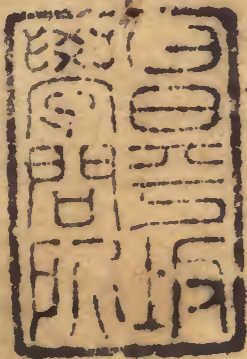
富貴豈能保乎。慶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為一戒。履車之轍不可踏也。○洪武元年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功。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

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一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皇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五倫書

卷之三

十一

五倫書卷之三



大田皇朝御覽
卷之三

五倫書

卷之三

